



愈強，其詩歌內在張力就愈如拉滿之弓，攝人心魄。以〈不寫詩是為了沉默〉為例：詩歌起筆自我述懷：「有時我只想努力保持清醒／不寫詩是為了沉默／無舌根的世界／人就會多點智慧……」直陳靈魂，將人生體驗寫就箴言，裹挾了巨大的語言勢能，而順流之下，在看似偏激的語調中又匯成更深的社會透視：「留聲機的發明大概是錯誤的／還要多少種消逝的難堪／才懂得安息的人／都在塵土之下」，寫至此處，你或許預設其後是大海的汪洋，壯闊的抒情，然而，詩人此時卻又讓裹挾的語言之力，化作山間的瀑布：「我會選擇看葉／或者陽光終究過時的一天／人在掉落途中／便聽到落日無聲」，多少嘆息與話語，最終化作超現實的一瞥，蒼涼、悲壯，讓人感受到詩人意志的逆拂，一再被那「看葉」

的眼睛所迷惑，感動：在這個現實的平行世界，一切是如此地契合電影鏡頭的精妙組合，何況「掉落」與「落日無聲」後的空鏡頭，讓詩歌顯得如此餘韻悠長。

由此，我在閱讀體驗中一次次感受著「最尖銳的愛撫」，也一次次在裹挾著的巨大情感力量中，感受著我們這個時代靈魂獨立行走於大地之難，也因為那「愛撫」，我確乎也一次次地乘坐飛船，從平庸無力的現實生活中短暫逃離。曾淦賢在詩中言及：「我要為自己建造一座花園」（〈手勢〉），我相信，在無限延伸的建造中（這建造仍會無限延伸）詩人既已邀我們看過這花園的一草一木，這花園建造者蒼涼的手勢，也必將成為我們，在自己苦集滅道，捫心自食後，不斷回望的一道風景。■

評書賞藝

一種必須的吶喊——讀米米詩集《如是跋扈》

文 袁楊玲

米米詩集《如是跋扈》封面寫道：「在日常生活的自言自語之間，詩成為一種必須的吶喊。」米米在詩集自序中談寫詩的意義，別人眼中的無用之詩，對自己來說卻是必須的日常。在筆者看來，米米的「跋扈」正如是，發聲本不是為了尋求他人賞識，相反，詩本是出於一種自我需求。生活不止於生存，如果「有用」是指著功利而言，那詩人不屑於這樣的苟且和無趣。詩是一種更高級的「遊戲」，滿足更深的渴望。然而，米米的吶喊並非烏托邦式的空喊，或對現實的迴避。他的詩是對日常的探索，生活即詩，詩即生活，兩者是同一種聲音，亦入世亦孤傲，亦迷惘亦堅定，亦浪漫亦任性，亦不安亦亢奮。

無用本身就是意義，方向和目的地似乎都無關緊要，反倒是迷和尋的過程更耐人尋味。這就像生活中很多事沒有標準答案，工作、愛、人生的意義。米米像一位隨性的哲學家，他在詩中是當局者、發問者，亦是漂泊者、尋求者。如〈之後〉一詩：

我們穿過無數的街頭和巷弄
偶然膽大包天地對木棍
豎起本質柔軟的尾巴
貓步一樣移入月的自轉裏
垂釣十字路口上方的橫匾直額
而方向
「也不過是一種指示性的霧」²

「無數」中的一次「偶然」，即興，甚至不理性，就產生一股衝動，然後陷入另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迷局。或許，如此以文字將自己困住，不亦甚歡？又如〈一個無法抵達的地方〉：

你好嗎
還在蹉跎
還在端視流行的尾巴嗎

在霧一樣的時日
我常常校正膨脹的字體
用指尖安撫它們
碎裂的意圖
灰冷的文字被摘下
成為寒夜發光的詩題
我答應過你的
終將以你為名
寫一本屬於我們的詩集

或許它
一早已被完成³

兩首詩都提到了「文字」和「霧」，正如范家駿在推薦序中所寫「寫詩的米米彷彿是穿梭在那些迷團之中」⁴

迷團中寫詩，還有一種樂趣是意外的變數。筆者覺得米米又像尼采筆下的流浪者：「僅僅在一定程度上獲得理性自由的人，只能感到自己是一名流浪者——而不是朝著某個終極目標行進的旅行者，因為這目標不存在。不過他確實想睜大眼睛觀察在這個世界上真實發生的一切。因此他不可以將心太緊地束縛在某一件私人物品上，他的內心必有東西在遊走，這種東西以變化和轉瞬即逝為樂。」⁵米米在〈邊走邊唱〉開頭寫「風向已定／遠方的島嶼也生根了」，好像一切已經是定局，並且「朦朧指數谷底反彈／所以適宜留在陸地」，然而詩人卻不安

如是

跋

米米 著

在日常生活自言自語之間
詩成爲一種必須的吶喊。

分，筆鋒一轉：

坐擁自己的一座海
 航行路線明顯需要更改
 但預設的戲碼不是早早被封在酒瓶裏嗎
 船在沙灘上懊悔命運
 沙子被風吹入清醒的人眼裏
 流淚是唯一的反向運動
 最終決定
 還是由夢開始
 從此方浮游到無限的可能
 至於如何處理小手與海
 那就
 即管
 邊走邊信

詩中透露出詩人骨子裏的自由不羈，冒險讓人生這場迷與尋的遊戲更有趣。從兩首〈相撞於壞天氣〉亦可看出詩人蠢蠢欲動的小叛逆，以及對生活變數的期待：

其一

在雨天
 我們試圖與
 焦灼得跳起來的水點對話
 幾乎忘掉水和火的二元性
 尋找覺醒的路線
 目的地顯然不是座位之間
 喋聲的秘密

其二

漸漸枯化的情節
 只剩下若干曲線
 在電波澎湃的大海中失散
 直至無意義的下午被一塊瓷片割傷
 我們在陣痛中
 和試圖療傷的閃電相遇
 ——並沒有解釋銳利的緣由⁷

適時打破生活的慣性，無論是帶來「覺醒」，甚至帶來「陣痛」，都給本來規矩、平淡、死沉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啟發、刺激、生命力。所以，偶然撞上

壞天氣，也許並不「壞」？

有時生活又需要刻意製造一些陌生化才不會乏味，或者能看得更清。又如〈誤點的旅程〉：

其一

有沒有一種散漫
 可以讓我在地圖上誤點
 在一家旅店被陌生的語言吵醒
 看不知名的名人在電視機箱內手舞足蹈
 等一班開往沙漠或深湖的公車
 在一雙翠綠的眼睛裏讀到熟悉的眼神
 而後在破爛的公眾電話亭內
 直撥你的電話

其三

這些陌生的站牌、交通規則、車行方向和味道
 迂迴的廢氣
 讓我像插班生收到新簿冊一樣
 感到莫名的亢奮

其四

我第一次感受到
 孤獨的力量
 當我在別人的地方
 隨意被別人的眼光消費
 同時消費著別人的陌生⁸

詩人選擇從熟悉的環境中抽離自己，轉向探索陌生的世界，猶如一個好奇的孩子，每個細節都重構自己對生活的認知，在「亢奮」中爆出吶喊。

除了對外界的認知，詩人對自己的認知似乎亦是一團變幻的迷霧。〈分身〉寫道：

甦醒時他發現
 一切都是新鮮的
 包括空氣、清晨的鳥聲和
 週末定時響起的巴哈
 他知道『他』走了
 他將會重新掌管這一切
 那些本屬於『他』的
 碎酒瓶、覆診紙、信用卡帳單、用剩的保險套和

所有的真實
就像另一個人逃離他後
得到一個中空的頭
潮濕的房間內下著不息的雨水⁹

拉康的鏡像理論指出真實與幻象的混淆，究竟哪個才是真正的自我主體？雨水不在屋外下，而在「房間內」，詩人由環境向內轉，這種里爾克式的內在真實，將自我層層剝開，神秘而厚重。「雨」是整本詩集出現次數最多的意象，迷濛、清新、浪漫另一詩〈下雨〉：

站在花灑之下
所有聲音都變成水流了
連同蒸發溜走的各樣
只剩下光潔的身子
有時一直站立不語
像屋外迎著春雨的那株街燈
沖掉撲光的飛行器後
默默地穿上新衣¹⁰

在水的沖刷和籠罩下，好像全身都沒有死角，變得潔淨、坦然、煥然一新。詩人的自我認知正不斷在變幻的迷團中刷新。〈下班〉一詩末了，詩人亦發自內心拷問：「你究竟要我變成怎樣」¹¹？

米米對生活和自我的探索深刻，同時文字中亦不乏細緻溫柔的抒情。如〈明信片〉：

如果草坪前
那棵我們共養的木棉
毫不小心地命中了你的後頸
那些在地上迴旋的腳步
我也帶走
可以嗎
可以在微雨的春晨
在明信片上畫一個圈
投給遠方
一直站立的綠郵箱嗎¹²

詩人真是細心的暖男，回憶中的每個細節、每種心情都不想落下，甚至包括「地上迴旋的腳步」。而且詩的色彩唯美，火紅的「木棉」本來給人熾熱甚至致命的感覺，卻在「微雨」中漸涼、消滅了銳氣，而「春晨」本身又不失溫暖和生命力，所以恰到好

處了；而遠方的「綠郵箱」，看似孤零零卻風雨不改，令人感覺思念亦是寂寞卻堅定的事，可以穿越空間和時間，給整個畫面畫龍點睛了。〈浮現〉是米米另一首關於回憶和思念的詩，筆者喜歡末了「一張臉浮現在廣漠的天空上／這是你／或是一片失去已久，尚未填補的常態，現在正要回來了」¹³，這詩句讓筆者想到卡瓦菲斯的〈灰色〉：「記憶，請你保存它們原來的樣子／還有，記憶，只要你還能夠把那愛情帶回來的／只要你能夠的，就在今晚帶它回來」¹⁴。詩人以離散者、等待者的姿態，巧妙重疊過去與現在，表現出感情與時間的拉鋸。看似輕描淡寫，看似平常的對話（自言自語），卻用情至深。

《如是跋扈》細緻而深入地挖掘日常生活，是很真誠的作品。畢竟詩人也是凡人，一樣要工作，一樣會在慣性的生活中掙扎和無奈。沒有虛偽的吸風飲露，也沒有離地的心靈雞湯。可能迷惘的依舊是迷惘的，空落落的依舊是空落落的，但這並不妨礙繼續尋找、繼續熱誠和浪漫下去——也許這就是詩人的本能。盼望米米繼續「跋扈」、繼續「吶喊」下去。 ▽

註釋

- 1 米米：《如是跋扈》（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 2 米米：《如是跋扈》，頁15。
- 3 米米：《如是跋扈》，頁41-42。
- 4 米米：《如是跋扈》，頁7。
- 5 尼采：《與孤獨為伍》（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頁33。
- 6 米米：《如是跋扈》，頁6。
- 7 米米：《如是跋扈》，頁71-72。
- 8 米米：《如是跋扈》，頁53-55。
- 9 米米：《如是跋扈》，頁90。
- 10 米米：《如是跋扈》，頁95。
- 11 米米：《如是跋扈》，頁68。
- 12 米米：《如是跋扈》，頁27。
- 13 米米：《如是跋扈》，頁18。
- 14 黃燦然譯：《卡瓦菲斯詩集》（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

詩藝欣賞

鄉愁與孤獨二重奏——北島〈鄉音〉鑒賞

文 張海澎

鄉音

我對著鏡子說中文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樂
冬天沒有蒼蠅
我悠閒地煮著咖啡
蒼蠅不懂什麼是祖國
我加了點兒糖
祖國是一種鄉音
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
聽見了我的恐懼



詩的雙螺旋結構

乍讀之下，這首詩似乎很凌亂。但仔細讀一讀，就會發現這首詩的構思十分奇特，它隱藏著有如DNA般的雙螺旋結構。

這首詩由兩個主旋律穿插而成。第一個主旋律是詩的奇數行，每一行都以「我」字開頭：

第一主旋律

我對著鏡子說中文／我放上音樂／我悠閒地煮著咖啡／我加了點兒糖／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聽見了我的恐懼）

第二個主旋律是詩的偶數行，它以頂真手法展現。即前一行的最後一個詞，與後一行的第一個詞相同：

第二主旋律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冬天沒有蒼蠅／蒼蠅不懂什麼是祖國／祖國是一種鄉音／（聽見了我的恐懼）

這兩個主旋律合併於最後一句「聽見了我的恐懼」。這一句既是第一主旋律的最後一句，也是第二主旋律的最後一句。兩個主旋律共用這一句，猶如數學中兩個交替的數列收斂於同一個極限。

第一主旋律

先了解一下《鄉音》一詩的寫作背景是有幫助的。這首詩寫於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之間。六四以後，詩人流亡海外，從此開始了流亡的生涯。估計這首詩就是六四以後詩人剛流亡海外時寫的。

先看第一主旋律。第一句「我對著鏡子說中文」，點明了作者身在國外。若身在國內，就沒有必要強調「說中文」了。這一句開門見山地表現了詩人的鄉愁和孤獨。當時，詩人剛流亡海外，英文也不是很好，沒有人可以和他講中文，只好自己與自己交談，可見他有多孤獨。第一主旋律描述的是日常生活：聽音樂、煮咖啡、打電話，等等。然而，每一行都以「我」字開頭，詩人以此手段來表現流亡生活的孤獨和寂寞。在海外，詩人沒有親人，朋友也不多，只是一個人獨自生活，因此生活中就只有我、我、我。然而，這樣的效果必須由第一行來引領。沒有第一行，下面各行就算都以「我」字開頭，也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果，反而會令人覺得累贅。因此，第一行非常重要，為全詩定下了基調。

詩中沒有一個字直接講到鄉愁和孤獨，可每一句都「透露」出鄉愁和孤獨。詩人是通過描述生活中的一些具體的細節來呈現這種鄉愁和孤獨。這是這首詩的高明之處。正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第二主旋律

第二主旋律表達了詩人微妙的思緒和感受，讓我們逐句欣賞。第一句，「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詩人寫這首詩時也許正值冬季，他百無聊賴時也許常獨自到公園漫步。但就算在公園漫步，詩人也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異鄉人身分。你看，連公園都不與詩人親近，只願守著自己的冬天，不理會詩人。可見詩人多麼缺乏歸屬感，一種強烈的漂泊感躍然紙上。

第二句，「冬天沒有蒼蠅」。時值冬天，公園裏沒有什麼人，只有詩人孤單的身影。詩人是那麼的孤單，以至於甚至希望見到平時討厭的蒼蠅。我們平時不會無緣無故去留意有沒有蒼蠅，可詩人留意到了，可見他多麼希望見到任何哪怕是有生命的東西。從這可以看到詩人的孤獨感有多深！

第三句，「蒼蠅不懂什麼是祖國」。就算有蒼蠅，那又有什麼用呢？蒼蠅不懂什麼是祖國，你跟牠講牠也不理解。這表現了詩人深深的無奈，甚至

幾近絕望。這裏，詩人點出了他的孤獨來自於鄉愁，來自於對祖國的思念。

第四句，「祖國是一種鄉音」。它既回應全詩的第一句「我對著鏡子說中文」，藉此點出「鄉音」這個主題；又作為一個跳板，預備作出最後的驚人一躍，引出令人出乎意料的結尾。（見下一節分析。）

不同於第一主旋律對生活細節的描述，第二主旋律通過描述思緒的微妙變化來呈現鄉愁和孤獨。一層一層，從漂泊、孤獨、到絕望，層層遞進。還有，第二主旋律用了頂真的手法，這表現了孤獨和鄉愁綿延不絕、揮之不去。鄉愁與孤獨就像冬天無聲地飄落的雪花，鋪滿了詩人內心孤寂的公園。最後要提一提的是，這兩個主旋律在詩中交替穿插，表現了作者時而待在家中時而到公園漫無目的地漫步的單調苦悶的生活。

鄉音的恐懼

現在看看最後一句「聽見了我的恐懼」。這一句既承接了第一主旋律的「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也是對第二主旋律的「祖國是一種鄉音」的顛覆性的詮釋。對祖國的思念促使詩人拿起了電話，與遠在萬里之外的親友通話，希望能聽到熟悉的鄉音，可詩人聽到的卻是恐懼。為什麼？為什麼詩人聽到親友的聲音會感到恐懼？那不是他日思夜盼的鄉音嗎？六四後，中國當局加緊追捕民運人士，祖國大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也許詩人從親友那裏聽到這些消息，也許親友們都勸他不要回國。所以，詩人聽見了自己的恐懼。

最後一句是這首詩的震央，它強烈地震撼了人的心靈。這首詩不再單純是一首有關鄉愁或孤獨的詩，而是具有了批判的鋒芒。如果說鄉愁是輕輕飄落的雪花，這最後一句就是直插心靈的冰錐。詩人熱愛自己的祖國，可現在卻有家歸不得。每個人每天都離不開自己的母語，可詩人卻只能躲在異國他鄉對著鏡子說母語。鄉音本應令人感到親切，現在卻令詩人感到恐懼。這是多麼悖謬。

母語是構成一個人精神的DNA，現在詩人卻被迫要進行「基因改造」，聽見母語竟然會感到恐懼。這最後一句的最後一個詞，是詩的爆破點。前面對孤獨和鄉愁的鋪陳是長長的導火線，直到最後，主題「鄉音」和這最末的「恐懼」所產生的矛盾張力，引爆了全詩的詩意。 ▮

「2019 青年新詩創作坊」特輯

陰天時

余沛峰

路燈有些失控
是不是烏雲降下壓住了電線
明滅有時
週六和某個假期都被遮蓋成陰影
人們撐起交錯的傘
自願在紅色警告中平移
留下交通燈的聲音在雨霧中
沒人察覺
而雨點叮鈴作響
醒來卻在嘈雜的劇院裏

一齣不曾停息的作品
舞台下的人互奔
男人高聳的紳士帽 旋轉著把玩
用手杖欽點，下一個
可以上場的傢伙
人們高舉自己的肋骨拉扯頸子
油膩的汗水黏住彼此
座位昏暗早就扛不住人潮
踩踏後背往舞台靠近
滿場傾倒在一邊的背脊
活像等待被收割的成熟稻穗
鎂光燈下
女人撫摸躺在鎖骨上的項鍊
她在向我招手
這個劇場用潮濕熏烤年幼的我在
緊急出口的綠燈下有些眩目

綠燈敲散一團濃煙
失神的我在灣仔某個街道站穩了腳
剎車經過撕開天空灰色的裂縫
富德樓底的一滴雨揚起街邊水花
倒影裏有另一個透明的世界

寶靈婆婆

陳秀花

跟著你由佐敦道走到柯士甸道
不曾迷失，靠著你頭上隱藏的光環
寶靈街對外的是新光戲院
那時你常提起
熟悉的臉孔上
有我為你記下的印記
哪天你進入老人院之前
記得我為你掃下門前的落葉
一片一片的葉子
鋪滿了你用淚撒下的期望
在夜幕降臨雪花紛飛眺望北斗星的星空下
你靠在手推車旁邊
說起暗黑的長廊滋養著潛伏的餓狼
某天睡在紙皮中
偷偷，偷走了你潛藏在深海中的大魚
變賣了金錢，為討好生活
就像賣火柴的小女孩
當第一枝火柴燃盡，只能眼睜睜看它熄滅
當日說得你牙癢癢，像磨利了刀鋒
安睡前在枕下細細聲祈禱
祈禱天父今天安然入睡
送來一包即食麵
前塵往事在嘴角上一抹
油漬污垢瞬間被抹走